

晚风·龙光塔

情趣·健康桥

平凡的温暖,总有不期而遇

| 赵怀忠 文 |

周末午后,阳光正好。简单午休后,我沏了杯茶,半卧在沙发里,漫不经心地读着余华的《对话》。妻子在厨房里安静地给我做着石榴汁。突然,她冷不丁的转过身来向我说道,“老赵,你好久都没去江阴了,要不要去看看老丈人丈母娘!”“现在吗?”我有点小小的诧异。“是的,不就1个小时嘛。”她试探地笑着问我。“好,那就去吧!”她压根都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地答应。妻子非常开心,一阵风似的在准备好给老人带回去的东西后,我们难得一次说回就回了。

到了江阴长泾,天色尚早。一进门,妻子就和丈母娘在屋里聊着说不完的话。我和老丈人则坐在外面,一边聊着,一边耐心地拣着他刚从菜地割回来的韭菜。我和老丈人就这样聊着,不经意间我一抬头,发现在离我10多米远的出租屋门口,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正倚在门口,愣愣地朝我们这边看着。老丈人告诉我,这个小男孩和他父母是贵州人,刚租过来还不到两个月,小孩子父亲经常出差,就他妈妈一个人在家带着他。

小男孩把手指放在嘴里,远远地站着看着我们,有些陌生,还有些胆怯。我微笑着和他说话,小声招呼他走过来。小男孩站在那里,依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安静地笑着望着我。

我和老丈人说,爸爸,您去拿一个苹果给他吧。接了苹果的小男孩转身跑回出租屋。不一会儿,小男孩从出租屋里推出一辆儿童玩具车,在出租屋门口原地打转转,轻轻地自言自语:“开汽车喽,开汽车喽!”随着我和小男孩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他和我的对话也开始慢慢多了起来,他开的玩具小汽车也离我越来越近。就在不经意间,小男孩又从家里推出来一辆更大的玩具小轿车,一直推到我面前,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叔叔,你和我一起玩啊。”这时,小男孩的母亲从出租屋里走了出来,笑着对我说:“不好意思,小孩子吵你们了。”说着,就拉着孩子往回走。很快,我听到屋里传出了小男孩的哭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小男孩又像我刚看到他时那样,倚在门框上,远远地、愣愣地看着我。看着小男孩因哭泣而轻轻抽动的身体,再看看放在他面前的那辆玩具小轿车,我放下手中还在拣的韭菜,洗了手,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拉着他的手说,“来,小朋友,叔叔陪你一起开小汽车。”于是,我把他抱到小汽车的驾驶座上,刚坐好,他就对我说,“叔叔,要系好安全带的。”“对的,你真棒,坐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的。”我拍了拍他的头,又重复着说了一遍,于是,推着他乘坐的小汽车就在院子里四处遛弯,一路嬉戏。

落日西下,乡下的傍晚似乎来得要早一些。兴奋的小男孩坐在玩具小汽车上不肯下来,听着他一路不停地“咯咯咯”欢笑声,陪着小男孩在金色的余晖下,我们洒落一串串遛弯的背影……

平时,每逢茶余饭后或者休息

天,我总喜欢在小区里走走转转,次数多了,自然会和小区里的一些人有了“见面熟”,这其中有位近80岁的老奶奶。老奶奶慈眉善目,每次见到我,都会停下脚步和我打招呼,一来二去,尽管彼此都不知道姓什么,但我也从最开始地向她招招手,再到后来停下来陪她说说话聊聊天。有一次,我外出培训学习半个月,回来后早晨在小区跑步,刚跑了一圈,就看到老奶奶挎着一个小花包,一个人在人行道慢慢悠悠地走着。在快跑到她身边时,我停下脚步,轻轻和她打了声招呼:“老人家,早上好!”一见到我,老奶奶似乎显得有点惊讶,着急地说:“啊呀,我好多天都没看见你了,急死了,还担心你是不是搬家了。”老奶奶拉着我的手,有点激动。我扶着她走到不远处,一个长条凳上坐下来,听她慢慢说。“前些日子,我家老头过80岁生日,我给你留了一只寿碗,还有寿面、糖果给你的。”说着,她颤颤巍巍地从小花包里把这些东西拿了上来。“这些天,我天天就拿着包在小区里等你,就是一直看不见你啊!”因为说话有点急,老奶奶有点气喘。我轻轻拍着老奶奶后背,看着眼前的寿碗、寿面和糖果,除了一连声地说“谢谢,谢谢”,那一刻,我眼眶湿润。如果我母亲在世的话,现在也是她这个年纪了,拉着老人的手,我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和疼爱。

我每天清晨雷打不动到金匮公园跑步,途中会经过贡湖大道两侧人行道口。当7点多钟锻炼结束返回时,都会看见那位交通协管员在疏导交通。也许是我每天早晨在道口出现频率高,又或者我几乎都是汗水淋漓的模样,一段时间下来,总有一位协管员会向我挥手打招呼,出于礼貌,我也会朝他挥挥手。整个暑期,只要这位协管员在值勤,我们每天都会相隔数米,挥手招呼表达问候。上周的一天早晨,我跑完步在经过人行道口时,又看见了这位协管员,我照例朝他挥挥手,正准备离去,他突然叫住我:“不好意思,我想告诉你,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值勤。本来昨天是最后一天,想着和你打个招呼再走,但昨天没看见你,今天就多待一天,终于还是看到你了。”我停下脚步,听他这样说着,我一脸惊讶,有些激动,又有些不安。近3个月时间,尽管以挥手的方式和他打了无数次招呼,却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和他说话。这位协管员是安徽人,一只眼睛有点残障,他有兄弟姊妹4个,他排行最小。“我老母亲刚查出了不好的病,她平时最喜欢我,我要回家好好照顾她。”说这话时,他显得有点腼腆,黑黝黝的脸庞满是诚恳和朴实。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大家素昧平生,每一天都是行色匆匆。有时我们也会对人世间人情冷漠、荒凉人心的抱怨,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光一样去温暖彼此,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远比我们想象的深情,且充满善意……

赏枫天平山

| 金志标 文 |

也许与自己久居生活的地域有关,对耳熟能详的赏樱、赏梅一听便知,当朋友说起赏枫两字,一脸茫然,脑海里转了几个弯才缓过神来。

一个风和日丽的初冬,天朗气清,暖阳东照,为数不多同行的几个老同志虽皱纹纵横,但脸上都泛起像涂了脂粉般的光彩来。赏枫地选择在距无锡40公里外的苏州天平山。随着车子缓缓启动,彼此交流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非常放松地描述着天平山秋末初冬的美,因从未去过,只能空间想象着它的美,积淀不多,谈兴却浓。不多时,车已行至天平山门口,真不敢想象,既非周末又非假日,只闻见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摩肩接踵,像赶集似的涌向天平山,特别是中老年妇女们大多穿着艳丽的服装(判断是为拍照而备),阳光映射在她们的脸上,眸子里透出闪闪亮光,一副像过节时喜庆的样子。

步入天平山景区入口处,即刻被眼前的景色醉倒了。睁大眼睛,不断地扫视着眼前的景物,蓝天白云下湖、亭、庙、石镶嵌得如此自然得体,眼前的景物会满足你所有的感官。据称,红枫、清泉、怪石,自古被誉为“天平三绝”。那高耸的枫树,树干上黑褐色斑驳的纹理中片片沾着新鲜的青苔,鲜嫩不显示弱,微小略显微气。昂颈仰视,只见那粗壮的主干笔直向上,硕大的树冠如巨掌般,连接着茂密的枝条,多姿的枫叶有序地点缀其中,显示着它特有的风韵。据讲,天平山目前拥有120余棵树龄在420年以上明代古枫树,高大挺拔,树身渍痕斑斑,翘起的疙瘩成为佳景,早已名闻天下。

当然,新栽的枫树也不甘示弱,朝气又显活力,蓬勃而富力量,老枫树上所具备的元素除疙瘩外,基本都具备了。它们端庄、整齐、划一、优雅,但在老枫树面前显得那样的谦逊和恭敬,当人们仰望老枫树傲人的风采时,平视才能见到新栽枫树的绰约风姿。它们错落地植于老枫树之间,无论是平视还是仰视,都是那样的郁郁葱葱,从视觉上看,如果缺了不高的枫树,景区会显得有些孤独而没有那种茂密之美,特别是那清澈如镜十

景塘边,那婀娜多姿的枫树,随着微风吹过,树枝带着它的枫叶弟妹似的,在汲水般随风飘曳,湖水立刻泛起一圈圈涟漪,只要看上一眼,便不会不加思索极自然地举起相机。谁能为此美景而动容呢?

枫树之美,在于它多姿的色彩,放眼望去,层林尽染,蔚为壮观。随着气候的变化,枫叶从橙色、红色到深红色渐变,使人有一种流连忘返的冲动。清晨,它被晨露、薄雾包裹,似温暖地躺在母亲怀抱中熟睡的粉嘟嘟孩子;中午,枫叶像燃烧着的火球,红的似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夜晚的枫叶在皎洁月光的映衬下,似传说中的仙女和精灵,在月光下踮脚飞舞,舞动着夜晚的诗篇。

畅游天平山,一步一景一画卷,游兴正浓,忽见一高耸的仿古牌坊,其中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映入眼中,右侧书有“范仲淹诞辰后壹仟周年纪念”,左侧书有“公元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建”的字样,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太熟悉的诗句,根植于国人心中备受敬仰的好词,心中顿时浮想联翩。范仲淹与天平山有如此结缘?真是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呵。

据考,千年之前,以天平山作为家族根脉的范氏家族走出了一代贤相范仲淹,因为这个缘故,天平山一直是苏州人乃至全体中国文化人心中的精神圣地,至今,天平山麓保存着始建于南宋的范文正公忠烈庙等纪念范仲淹的文化古迹,供游人、学子前来瞻仰、怀古。

步出天平山出口处,吾一步三回头地仰望着这座文化底蕴深厚、风光旖旎的名山,依依不舍,心中情不自禁地产生出一种敬仰和膜拜的感觉来。如果天平山以松为媒,象征着挺直高洁、高风亮节的精神也不错;如果天平山遍植毛竹,象征一种正气一种傲骨也合意;如果天平山以梅饰山,象征着坚忍不拔的特征,勇敢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也适合。但是,我觉得天平山,唯有以枫为题更契合主题,那枫叶似火焰一般,燃烧着秋天的色彩,既象征高贵,又像一首美妙的乐章,在秋天的风中响起。



上学去

插画 戎锋